

走向多元：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坚守

刘义昆

摘要：在新的传播生态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多元的：在国家层面，是要培养新闻舆论工作者；在行业层面，是要培养有职业精神的新闻传播从业者；在社会层面，是要培养能力多元且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共传播者。改变“职业导向”的单一思维与模式，以“多元的人才培养”为目标，不仅能弥合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的鸿沟，也将使新闻传播教育更加名正言顺。对新闻传播教育，“变革”应该是大前提、大方向，而“培养核心价值观”和“强调实践技能”则是仍需坚守的内容。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变革；坚守

中图分类号：G20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8)03-0126-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3.028

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被现代中国移植之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职业导向”便从未动摇。然而，作为新闻传播教育服务对象的新闻业，在互联网技术导致的传播革命中却面临着危机。在中国，都市报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报纸停刊渐成常态；广告商涌向新媒体，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筹资困难；媒体平台和自媒体不断涌现，传统媒体在融合转型中“进退失据”；大量优秀媒体人从传统媒体离职转战新媒体^[1]，新闻业不再对青年学子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2]。与此同时，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定位不明、思路不清”^[3]、“严重脱离新闻实践”^[4]、“同质化严重”^[5]等问题屡受批判，“走向何方”成为普遍焦虑。

随着传播革命的深入，未来的传媒生态将是“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6]。互联网导致的传播革命，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怎样的变革？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有怎样的培养目标？百年新闻传播教育有哪些核心竞争力仍须坚守？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一手文献与次级资料分析（包括相关新闻学院的“双一流”建设规划、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俯瞰国内外知名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实践，尝试在百年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史比较视野中回应这些问题。

一、“职业导向”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危机

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米切尔·斯蒂芬斯将新闻的历史向上追溯至史前时期，向下贯通至当今信息爆炸时代，但他也意识到，“信息”“传播”等词在 19 世纪下半叶才获得现代意义^{[7](P2)}。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新闻教育开始发端：1904 年伊利诺伊大学首先开办四年制新闻学课程，1908 年密苏里大学创办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建构研究”（CUGW16020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教育改革研究”（MX1717）

作者简介：刘义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8](P335)}。这种倡导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职业导向之新闻教育，确立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目标、教学体系和研究方式^[9]。即便有1980年代传播学的引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这种“职业导向”也并未因之而动摇。

在“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的统一统摄下，据教育部新闻传播学学科指导委员会的统计，至2015年底，全国681所高校开设有1244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326个、广播电视学234个、广告学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学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在校本科生人数225691人^{[10](P30)}。专业点越办越多，学生数量居高不下，体现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潜力。但在生机勃勃的表象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却又面临着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于媒体环境的深层次结构性变化，而这正是全球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就在于“名不副实”。这直接反映在就业上。胡正荣教授曾总结：主流媒体就业率偏低，就业满意度不高；用人单位对毕业学校的层次要求较高；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需求提高；就业质量不理想；就业地区不均衡；用人单位对专业认识不足；自主创业同质化严重等^[11]。就业之所以难，与新闻传播教育定位模糊或定位偏颇有关。譬如，一些新闻传播学院办有广播电视学专业，但课程却是“七拼八凑”，毕业生很少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为了广播电视专业区分，新闻学专业被定位主要为纸媒培养记者，却又面临纸媒江河日下的窘境。新闻传播教育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或许一直存在，但在传播革命的背景下却又格外醒目。

新闻传播教育应秉持何种理念、采用什么方式、教授哪些内容以适应未来的新闻传播，成为学界近年关注的焦点^[12]。要回答这些问题，既要立足中国现实，更要有全球视野。可资借鉴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做出调整，由早期的新闻教育向更广泛的传播教育扩张，主张跨学科交叉和精细化培养，与传播技术结合更加紧密，甚至提出“去新闻化”理念，更强调视觉表达和内容创新，包括广告和公关在内的策略传播教育近年发展较快^[13]。美国的经验未必要被中国再次全面模仿，但“顺势而为”却应是全球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变”一直是新闻传播教育的主基调。从报纸、广播到电视，新媒介的不断出现和普及，改变着新闻传播业的生态，甚至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即便抛开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仅从技术层面看，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原本就应该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但“以互联网为隐喻”的传播革命，却非广播、电视等媒介所能等量齐观。关于这一点，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看得很清楚。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他们指出“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新闻接受方式的重大变革；每当发生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时，新闻业就会发生变化”，但“这次的冲击将更加富有戏剧性”，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开始由新闻行业以外的公司生产”^{[14](P7)}。所有迹象都表明新闻生产正处在转型时期，这场新闻供给生态变革的核心是新闻和新闻职业本身的去制度化^[15]。

在网络化时代，不仅缺场交往和传递经验的地位迅速提升，权力结构的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崭新变化^[16]。正是基于这一背景，黄旦教授认为，重造新闻学迫在眉睫，因为在传播革命所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职业新闻传播“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9]。他同时提出，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体转型，“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17]。新闻传播教育如果仍然坚持“职业导向”，职业新闻传播的未来当然值得关注。遗憾的是，在“网络化关系”中，职业新闻传播可能仍然体量巨大，但已经不在信息传播的源头位置，只能是信息传播之网上的一个个节点。每个公民理论上都可以发布新闻、发表评论、拍摄视频或现场直播，并与职业新闻传播争夺影响力。新闻传播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未必一定会进入职业新闻传播，他可以进入信息传播之网的任何一个节点中。正因如此，在网络化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职业导向”，不仅面临更大危机，而且已经积重难返。

学科的发展，其核心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18]。教育的改革，则是要回应现实，进行面向实践

的相关培养。相较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而言，互联网技术导致的传播革命，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冲击显然更大，因为它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倘若我们认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体转型，那么，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转型需求只会更加强烈。质言之，“职业导向”的危机，需要新闻传播教育通过“整体转型”予以应对。按照黄旦教授的观点，“所谓整体转型，就是要在思路上有根本变化，通盘考虑”，而不是“在原有框架里剪裁粘贴，更不是叠床架屋”^[19]。按照台湾政治大学钟蔚文教授的说法，这样“整体转型”应该是一种“大破大立”：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在变局中寻找今天的定位，从大破中寻找大立”^[12]。

二、从单一到多元：培养目标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首先应该是培养目标的变革，改变以往“职业导向”的单一思维或模式。在网络化时代来临之前，如果说新闻教育以“职业导向”为培养目标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传播教育的引入，早已使这种“职业导向”名不副实。即便是知名新闻学院培养的学生，进入媒体工作的比例可能也只有两成，大多数都进了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或新媒体公司^[20]。有学者因此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变革培养目标：“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而非只是面向机构培养职业新闻人才”^[21]。但有学者提出质疑：“不能把公共传播学或公共新闻学看作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高级形态”^[22]。

学界的分歧主要在：面向传媒行业机构还是面向社会培养人才。从就业看，“面向传媒行业机构”或“职业导向”的培养目标难以名副其实；在理论层面，“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似乎又存在局限。但二者并非不可调和。因为如果把四种教育范式用同一个同心圆来表示：专业新闻学范式位于圆的中心，着眼于新闻业；其外围是政策新闻学范式，着眼于国家；再外围是公共新闻学范式，着眼于公共社会；最外围是批判新闻学范式^[22]。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现实，新闻传播教育必然会有意识形态性、人文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等特点^[23]。可以看出，要调和上述四种教育范式，要符合新时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只能是多元的：在国家层面，是要培养新闻舆论工作者；在行业层面，是要培养有职业精神的新闻传播从业者；在社会层面，则是要培养能力多元且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共传播者……这几个层面有冲突有融合，体现出网络化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复杂性。

事实上，已有新闻传播学院提出“多元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提出，持续推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努力造就面向主流、国家急需的高级创新型新闻专业人员和公共传播人才；2030年的建设目标为，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基地——胜任党和国家的新闻舆论工作需求，胜任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胜任国家传播力建设和跨文化交流需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则提出，在数字新闻传播人才、视听媒体传播人才、全球新闻传播人才、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确立我国传媒人才培养的最高水准，对标世界一流传媒人才标准，体现学校的鲜明特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全面提升。而华中科技大学将新闻评论作为“一项需要普及和提高的公民素质”^[24]，也是以“多元的人才培养”为目标，职业评论员的培养虽是重点却并非全部，因此形成了自身特色。

随着传播革命的深入，职业新闻传播与非职业新闻传播之间的界线，只会越来越模糊。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有没有记者证”来进行界定^[25]，更不能简单地以媒体平台作为区分。职业与非职业成为了一个“连续性的光谱”。我们认为，以“多元的人才培养”为目标，不仅能够观照整个新闻传播教育，也有利于新闻传播院系在网络化时代找准自身的位置。找到了自身的位置也就找到了自身的特色。新闻传播院系不一定都要培养新闻从业者，也不一定都要培养公关广告人才，但可将某个方面作为重点培养目标。这也能改变当前“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新闻传播教育问题。

现有的专业设置逻辑同样也应该被改变。在专业设置上，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整合与细

分两种趋势：譬如俄亥俄大学原本有广播新闻、杂志新闻、新闻写作与编辑、网络新闻、公共关系、广告等6个专业方向，在2012年被整合为新闻与信息、战略传播两个专业方向；而密苏里大学将新闻学本科专业之下有融合新闻、杂志新闻、新闻摄影、印刷和数字新闻、广播电视新闻学和战略沟通等六大“重点领域”，细分出36个“兴趣领域”并可“个人定制”^①。专业的整合强调宽口径，专业的细化强调针对性^[26]。无论是整合还是细化，都有其优势。相较于美国，我们在专业设置上并不具备这样的灵活性，“宽口径”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专业方向的设置或“重点领域”的打造上，新闻传播院系却应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专业设置“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或许只是其中的一种思路，但抛弃传统的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类型作为划分专业的做法，却是大势所趋。

培养目标的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通过调整专业设置进行匹配，课程体系、师资配备与教学方式也需要因之而变。以“多元的人才培养”为目标，跨学科与精细化则是课程体系重组的大方向。一手资料显示：从2017级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生不再被分配至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等传统壁垒分明的传统专业，而是可自主选择进入五个学习共同体：新闻传播学群、新闻学—法学实验班、新闻学—国际政治实验班、未来传播学堂、学术拔尖人才实验班、融媒体技术与创意传播实验班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2+2”模式，则要求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学生任选1个非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并系统修读该所选专业的主要课程。密苏里大学在新闻学本科之下细分出36个“兴趣领域”，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且能“个人定制”课程体系，采取的则是“精细化”课程体系的探索路径。要建设跨学科与精细化的课程体系，需要整合校内外的教师资源并从业界寻求支持。在教学方式上，则应强调“以实战为核心”，通过建设新媒体实验室、加强学生媒体实习与社会调查等方式，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三、价值观与实践技能：核心竞争力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坚守

早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教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两脱离”，二是“可取代性”^[27]。这里的“两脱离”是指“与新闻实践严重脱离”和“与信息时代严重脱离”；正是这“两脱离”，使新闻传播教育可以被取代，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换言之，新闻传播教育要拥有核心竞争力，就应该拥抱“实践”与“时代”。从这个角度看，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师资配备、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变革，正是为了在互联网时代，找回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学者 Pavlik 认为，无论新环境下的新闻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如何变化，其核心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就是包括媒介伦理在内的言论自由、准确、独立和批判性调查等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28](P211-221)}。与这一观点类似，陈昌凤教授将“价值观的坚守”称为“新闻教育的不变内核”^[5]；钟蔚文教授则将“人文关怀的专业主义理想”作为“传播人才的根本”^[12]。新的传媒生态虽然在无边界的大格局中重构，但专业价值与能力仍然需要坚守^[6]。

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也在遭遇重新审视：有学者提出，要更加重视培养新闻专业主义，以重振新闻教育、解决新闻业的危机；有学者认为，应该重新定义新闻专业主义以适应传播环境的变化；有学者则提出应该摒弃不合时宜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模式才有未来^[29]。上述分歧看似难以调和，其实指向并不相同：“更加重视培养新闻专业主义”并没有拒绝“重新定义新闻专业主义”，“摒弃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模式”则仍然认可“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职业伦理的源泉”^{[30](P511-523)}的作用。

① 参见：俄亥俄大学斯新闻学院 <http://scrippsjschool.org>；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https://journalism.missouri.edu>

可见, 尽管“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模式”遭遇争议, 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准则仍为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潘忠党与陆晔两位教授指出, 在如今新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活动变幻莫测的情境下, 需要的不仅是“坚守”, 更是更新与创新, 是新闻专业主义在新情境下的再出发^[2]。吴飞教授同样认为, 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 将不再是一种行业性的专业精神, 而是所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普遍需要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31]。

对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而言, “追求真相、诚实、准确”等核心价值观仍然值得坚守。这其中也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13]等专业。在《真相: 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 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指出, 我们相信传统媒体的一些准则和价值不会随着媒体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有变化的话, 那就是它们的重要性变得更加迫切, 因为这些价值是公众用来区别可靠信息与其他媒体信息的主要方法^{[32](P178)}。可以看到, 传播革命不仅塑造了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 而且造成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 最直观的后果是“假新闻”的全球泛滥, 这反而使媒介伦理和媒介素养的价值更为凸显。从这个角度看, “追求真相、诚实、准确”等核心价值观, 在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中不仅需要坚守甚至需要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 “新闻与传播教育”包括“传播教育”、“广告教育”、“公共关系教育”等内容的增加, 这反映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以及教育目标的转换, 即不再纯粹的为某个单一类型的媒体培养合格的人才, 而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其所在专业方向要求的必须掌握的能力; 不再单纯地关注对传统新闻实践技能的培养, 而更多地关注综合素养、职业伦理道德的培养^[33]。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这种转换, 就是在向多元的培养目标进行变革。与此同时, 在坚守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 仍然在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

“强调实践技能”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仍需坚守的方向。移植自密苏里大学模式的中国新闻教育, 因此在创办伊始就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后, 就极为注重对学生采、写、编、评的技能训练, 课程设置模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分为新闻编辑、报业经营、特殊报学、报学概论等四大类; 到1939年采访、写作、编辑、社论等新闻编辑类课程, 比重更是提升到44.4%^{[34](P94-96)}。早期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类似经验仍然值得重视。

网络化时代对人才的技能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所要求的具体技能也会更加多元。美国波因特研究院在一项名为“未来新闻业竞争能力”的调查中, 提出新闻从业者应该掌握的37项关键技能, 分为四大类: 知识、态度、个人特质, 以及价值观(包括19项技能); 新闻采集(包括7项技能); 新闻生产(包括6项技能); 技术或多媒体生产(包括5项技能)^[35]。美国新闻教育界则提出, 未来的传播从业者当具备五种能力: 通识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36]。2016年在全国新闻学年会上李良荣教授则强调了语言表达、文字表达和技术表达等三种能力。无论哪一种技能或能力的培养, 无疑都需要通过学生的实践来实现。

事实上, 即便是现在的传统媒体, 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技能要求也更加多元、具体^[1]。在这样的现实下, 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所有技能(譬如美国波因特研究院提出的37项关键技能), 显然是不现实的。相较而言, 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所需传授的实践技能也是很有限的, 过去媒体的技能要求原本就是有限的。但质言之, 新闻传播教育虽然应该继续“强调实践技能”, 却又不能像过去一样“贪大求全”。否则, 培养所谓的“全媒型、专家型复合新闻传播人才”, 就可能陷入唐海江教授所说的“立法”迷思和“专家”迷思^[37]。让学生从自身兴趣出发选择某几个方面的技能, 才是现实的可行之举: 从这个角度看, 便能理解密苏里大学为何会在新闻学本科之下细分出36个“兴趣领域”, 以供学生自由选择甚至个人定制了。

新闻传播教育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中必然有很多成功经验。粗粗看来, “培养核心价值观”和“强调实践技能”是仍需坚守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 相较于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 “核心价值观”虽然大体上没有改变, 但在互联网导致的传播革命中, “实践技能”却已有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变革之中，如何避免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如何从百年新闻传播教育历史中汲取营养，是新闻传播学界需要重视的课题。

四、结 语

在新的传播生态下，改变以往“职业导向”的单一思维与模式，以“多元的人才培养”为目标，不仅能打通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的鸿沟，也必然使新闻传播教育更加名正言顺。现实是，长期以来大多数毕业生并未从事职业新闻传播工作，但仍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或新媒体公司参与新闻传播活动。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深入，这种趋势必然更加明显，新闻传播院系学生的就业方式只会更加分散。职业新闻传播当然有位置，但其影响力需要自己争取。因此，职业教育只能是新闻传播教育的重点，却无法成为其全部。

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应该是系统性的。为了适应培养目标的改变，既要改变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也要改善师资配备、教学方式。在中国现实条件下，专业设置应该采取“宽口径”的改革思路，并淡化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传统做法。与此同时，又必须给予新闻传播院系专业方向选择上更大的自主权。课程体系建设应该采取跨学科与精细化相配合的思路，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同时，让学生熟练掌握一项乃至多项核心技能。师资队伍建设上应该采取学术和实践双师制，对实践型师资未必要全职引进，也可与业界深度合作灵活使用。整体而言，课程体系、师资配备、教学方式等子系统的变革，既应该坚持“强调实践技能”，也应将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贯穿其中。

关于“创新”、“坚守”或“变革”，在新闻传播学界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但并未达成共识。对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而言，“变革”应该是大前提、大方向。如果没有这个大前提，所谓的“创新”只能是黄旦教授所说的“小修小补”。事实上，一些新闻传播院系之所以不去进行改革，并非是要坚守什么，而是在师资、课程或实验室等方面原本就举步维艰，根本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勇气去面对当下的传播革命。这样的“鸵鸟思维”当然是危险的，这样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很难有未来。概言之，只有“变革”才能让“坚守”变得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 [1] 蔡雯,翁之颢.融合转型的传媒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人才?——对近年传媒业人才需求状况的观察与分析[J].新闻记者,2016(12).
- [2] 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10).
- [3] 张昆.一流大学传媒教育定位的困惑与思考[J].新闻记者,2016(2).
- [4] 雷跃捷.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和问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3).
- [5] 陈昌凤,王宇琦.创新与坚守:美国经验与新环境下国内新闻教育路径探索[J].国际新闻界,2015(7).
- [6] 彭兰.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J].现代传播,2017(8).
- [7] [美]米切尔·斯蒂芬斯.新闻的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8] [美]张詠,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A].李金铨.文人论政[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9]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5(1).
- [10]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Z].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 [11] 胡正荣,冷爽.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现状及难点[J].新闻战线,2016(11).
- [12] 郑广嘉,秦静.传播教育的当下与未来——“新媒体时代传播教育的困境与创新”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15(6).
- [13] 白净.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改革及创新[J].新闻记者,2015(7).
- [14] [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5]李莉,胡冯彬. 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罗伯特·皮卡德谈变化中的新闻生态系统[J]. 新闻记者, 2015(3).
- [16]刘少杰.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J]. 学术月刊, 2012(10).
- [17]黄旦. 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J]. 新闻大学, 2014(6).
- [18]冯向东. 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3).
- [19]黄旦. 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J]. 新闻大学, 2014(6).
- [20]杨芳秀. 关于新闻教育改革的对话[J]. 新闻战线, 2016(11).
- [21]张志安.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J]. 暨南学报, 2016(3).
- [22]贺明华. 试论四种新闻传播教育范式及转换[J]. 国际新闻界, 2017(3).
- [23]骆正林. 我国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历史选择与当代创新[J]. 现代传播, 2017(8).
- [24]赵振宇,刘义昆. 据“势”行事,以事成“势”: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 现代传播, 2017(8).
- [25]刘义昆. “市民记者”概念再辨析——与吴廷俊教授商榷[J]. 现代传播, 2013(9).
- [26]吴锋,等. 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最新进展与改革趋向——基于美国十所顶尖新闻传播学院的调查统计研究[J]. 现代传播, 2013(2).
- [27]吴廷俊,王大丽. 从内容调整到制度创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出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7).
- [28]Pavlik, J. V. A vision for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rethinking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2013(3).
- [29]杜慧贞. 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五大焦点评析[J]. 现代传播, 2015(7).
- [30]Mensing, D. 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J]. *Journalism Studies*, 2010(4).
- [31]吴飞,田野. 新闻专业主义 2.0:理念重构[J]. 国际新闻界, 2015(7).
- [32][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 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33]王大丽. 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现状——基于《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2003—2012年论文的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13(2).
- [34]刘豁轩. 报学论丛[M]. 天津:天津益世报社, 1946.
- [35][美]霍华德·芬博格,劳瑞恩·克林格. 未来新闻业的核心技能[J]. 新闻记者, 2014(11).
- [36]胡正荣. 全媒体时代的复合教育[J]. 新闻大学, 2014(1).
- [37]唐海江. 互联网革命与新闻传播学科重构之反思——一种技术自主性的观点[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7).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The Innov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LIU Yi-kun

Abstract: Under the new communication ecology, the talent training targe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diversifi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is to cultivat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ers; At the industry level, it is to cultivate journalists with occupation spirit; At the society level, it is to cultivate public communicators with diversified abilities and critical spirit. The change of the single thinking model of “career orientation” and the target of “diversified talent training” bridge the gap between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make the education perfectly justifiable. Consequently, “innovation” should be the premise and direction; “core values cultivation” and “practical skills priority” are the contents that need to be persisted.

Key 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raining target; innovation; persistence

(责任编辑 刘传红)